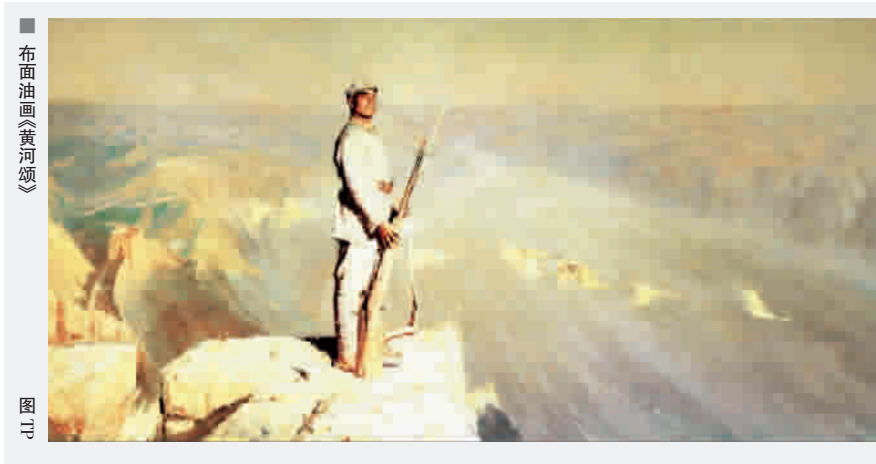


“陈逸飞式的个人主义”，又怎么了？

◆ 肖谷



■ 布面油画《黄河颂》

图 TP



■ 布面油画《南来北往》

图 TP

热风

当陈逸飞在往《黄河颂》(图一)中那年轻战士手握枪支的枪口上画一朵红的小山花时,当他又在那年轻战士身后画上一群南飞的大雁时,那年轻战士就成为那个时代主题性绘画中最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杰出代表。

当《黄河颂》的革命浪漫主义被批为具有突出个人主义的倾向时,《南来北往》(图二)诞生了,陈逸飞的对艺术执着的“一根筋”也诞生了。画面照样与《黄河颂》一样只有一个人物,少了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但革命现实主义的气息却油然而生。

《黄河颂》的黄色调在《南来北往》中已化为浓烈的红与更为金色的黄,这种黄伴随着陈逸飞的艺术生涯一路走来,最终成为其标志性色泽。

当面对《南来北往》那浓烈的革命现实主义气息时,风格强烈的“个人主义”再一次扑面而来,于是扑面而来的指责是对人物脸部色调的“说事”：“工人的肤色虽然是黑了点,但也不能像猪肝那样的黑”。陈逸飞晓得说事的目的是对其与众不同的“个人主义”的指责或批判。

对此,陈逸飞不言语了。他心里也许突然明白从自己满意的《黄河颂》到《南来北往》的“个人主义”里多少是有些恁气的成分。他心里更明白,其实《南来北往》与几年前的

《开路先锋》一样多少也是有些指令性创作的意味的。在他不言语的背后,他以为自己“个人主义”还远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意识中攀登更高峰时,对能力准备和能量储备不足的不安。于是,他以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为目的,等待机会,挑战自我。终于在创作《南来北往》的三年之后,在著名军事题材画家何孔德的力荐下,与魏景山合作创作了《占领总统府》。

《占领总统府》不仅完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画风,一改那个时代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的矫情画风,而且以真挚的严谨创作态度,一改主观造作的创作方法,加上绘画本

体语言的过硬技术,使《占领总统府》成为了众口一词的中国主题型绘画的标杆。

至此,陈逸飞已不是《黄河颂》时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十足的陈逸飞;也不是《南来北往》那有着浓烈革命现实主义气息的有些恁气时的陈逸飞;更不是虽有好评,但多少是有指令性创作《开路先锋》时的陈逸飞。这就是“陈逸飞式个人主义”的陈逸飞。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往往是对“集体主义”的反叛而作为贬意而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陈逸飞并没有将“个人主义”意气用事地哲学化,他只是从艺术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审美态度、审美倾向和审美独立的追求。在那个年

代,陈逸飞这种审美追求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陈逸飞这种有着浪漫情怀、审美追求、执着真挚、积极进取、不计成本、永不满足的“个人主义”。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文化艺术圈中有几个呢?

艺术是需要有“活儿”的行当。“活儿”不仅仅是操作的熟练,其技术含量同样要有浪漫情怀、审美追求、执着真挚、积极进取、不计成本、永不满足的“个人主义”成分。

技术成熟的过程也是思想成熟的过程,一部技术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思想史。如今这种对专业技艺的讲究和对思想的执着以及不计成本的态度,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显得难能可贵。

回望作为中国主题型绘画的标杆的陈逸飞上世纪 70 年代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是:与时代同行、与知行合一、与生活接气、与审美相吻合的“个人主义”。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文化艺术圈中又有几个呢?

“陈逸飞式的个人主义”,在我看来它已成为一种文化追求和艺术探索的精神刻度,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载体的一个部分,成为有传统逻辑连贯性的一个环节,从而成为了有价值的有信息内容的珍贵文献。这也就是我们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的根本动因或内驱力。就此而言,“陈逸飞的个人主义”应该并已经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陈逸飞式的个人主义”对时代而言,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

我们需要“陈逸飞式的个人主义”。

(由新民晚报与上海油画雕塑院合办的“陈逸飞文献展”昨起在上海油画院美术馆举办。本文作者肖谷为上海油画院常务副院长)

阿庆嫂和沙奶奶打起来了

异梦录

江因风先生在上期艺术评论版发表大作《中国艺术的低智化倾向》后,我收到不少电话,有激赞者,有抨击者。

艺术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保持人的独特性,让人自由地做梦,自由地表达,以避免人类过于趋同后产生群体性近亲结婚这样的灾难。

我与江因风先生从未谋面。说心里话,我有时也觉得他在网上发表的观点过于偏激,但我同时也从他这些“偏激”言论中获得启发和灵感。他会逼着你去思考。在艺术界,有许多观点、说法貌似专业和学术,但言者实则不过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以为,江的“偏激”有助于纠偏,尽管他本身也偏。

许德民先生曾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才子,当时就以现代诗名闻校园内外。他后来长期从事现当代艺术研究和实践。其实他也曾是相当“偏”的“前卫”人士。但今天他这篇反驳江因风的文章倒写得有条有理,有条有理。这种好像不偏不倚的艺术评论,实质也是一种“偏”。

其实,艺术家都是“偏”的,艺术评论家也是“偏”的。我们不必非要从中较个胜负对错,不妨从旁观这些剑走偏锋的较量中,梳理自己的想法。看艺术史,“偏”越多,争锋越激烈的时候,往往是艺术越辉煌的时候。

阿庆嫂和沙奶奶貌似打起来了,但她俩实则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同艺术观点的激烈碰撞,实则都是人类艺术的造化。

中国艺术,在困境中涅槃

◆ 许德民

不同艺见

江因风的《中国艺术的低智化倾向》(简称江文)是一篇逻辑混乱、观念偏执、思维狭隘、哗众取宠的文章。有必要甄别真伪,以正视听。

当代艺术没有“围墙”

当代艺术是一个允许试错的艺术。当代艺术观念:艺术无所谓好坏对错,“一切皆为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所以,江文认为中央美院某画家的十次“裸奔”,“彰显了中国艺术家们非常严重的集体低智化倾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当代艺术都可以“胡搞”(实验艺术),又为什么不能“裸奔”?事实上,中国当代有不少名作都和“裸”有观,比如“裸堆”《让无名山增高一米》。世界上,伊夫·克莱因的“裸印”,就是让裸女在画布上打滚而成为名作。而江的“裸批”是用陈旧的道德观念来看待当代行为艺术,让我想起一个拒绝摄影师在果园里拍摄裸体的农村老汉,整个土得掉渣的“低智化”。

“低智化”是对美术考生的污蔑

近年来确实出现“差生”只为一纸文凭报考艺术类院系的井喷现象。但是,不适应“应试教育”并非就是“低智力”。钱钟书的高考数学成绩只有 15 分,如在当今,也只能去考美术类院校。真正把

艺术当理想的考生,想进一流艺术类院校,也必须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历经数十年坚持不懈的艺术家都是精英。江文最大的错误是武断地将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类学生都假设为“低智力”,继而推理出整个艺术界都是“低智力”并全盘否定,逻辑极其荒唐。按他逻辑,众多进不了一流大学的理科生将来就会把科学家集体拉进“低智化”群体。

美术考生今后大部分都不需要成为艺术家,但是,却会与艺术幸福相伴一生。“低智力”言论心理扭曲,实质是严重的人格歧视。

多元艺术时代的艺术生态

中国书画为“低智力”劳动,理由是退休老人和孩子几个月都能够学会画画和书法。大芬村画工也强过教授。这种论调就好比一个会唱“卡拉 OK”的人就认为自己可以上春晚,并且再也不要彭丽媛、王菲一样,无知透顶。人类各个艺术时期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不是新艺术将旧艺术“满门抄斩”后“登基”,而是传承接力共同繁荣。艺术是百花园,里面既有原始艺术、古典艺术之花,也有现、当代艺术之花。那些叫嚣旧艺术已经死亡,新艺术必须一统天下的狂徒都将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原始艺术是不朽的。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就是从非洲原始木雕中获得灵感,创造了立体主义绘画,开辟了现、

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家也不乏从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的例子,比如徐冰的《天书》,蔡国强的“火药绘画”。

书法篆刻是永恒的东方艺术精华

江文说中国书画“没有发展出科学的、精确的古典美术体系”,“和现代文明有巨大的隔膜”。因而是落伍的。以此贬低中国书画,只能说明他对西方当代艺术史缺乏全面了解。因为,西方整个现、当代艺术,都是一个反精确化(科学化)的过程。而中国意象化的艺术方式,契合人性审美的模糊性,相比精确化的古典艺术,中国书画更符合人性的本质审美。西方整个现代艺术史就是一个向东方艺术思维靠拢的艺术史,而东方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就是书法和篆刻。

当然,笔墨随时代,传承的是精神而不是“画谱”,中国书画面临的困境有目共睹,但是,书画中沉淀千年的中国艺术意境却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时代改变而放弃。如同人性,不会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网恋而放弃从原始社会一直保留至今的“洞房”一样。

艺术是与科学并驾齐驱的人类文化

自然科学创造物质财富,社会科学创造精神财富。用科学(高等数学)来否定人文学科,就如同用物质生活来取代精神生命一

样,那才是真正回到只知温饱的“原始社会”。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面,也在悄悄地“毁灭”人类。当今大气污染、环境恶化、核武威胁等生存危机,都和“科学”有关。盲目崇拜、放纵科学,如同中世纪绞杀哥白尼一样,人类将绞杀地球。

艺术,是和科学、宗教并列的人类文化,艺术是真正的“绿色世界”。艺术思维是感性思维,形式思维,绝不同于科学、数学的逻辑思维。科学影响艺术,艺术也开拓科学思维。所以,把科学当作是“高智力”思维而贬低艺术、人文思维,是极其荒谬的。如果说科学是向外部世界的广度进发,那么,艺术的目的地是心灵,是肉体 and 灵魂 的深度。艺术和科学永远是并行的,它们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科学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而艺术改变灵魂。

当代艺术家需要鼓励

中国现、当代艺术三十多年,生存环境艰难,都在“摸石头过河”,全靠艺术家群体的信念苦苦支撑。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群体,他们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即便有闪失、误走,责任也不尽在他们,而在更为深层的社会背景。在一个民族独立的、本体的艺术价值体系建立之前,借鉴世界现有的艺术思维和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一个“大国崛起”思维悄悄来临,每一个当代艺术家都面临的选择是“别无选择”,唯有创新,创造具有独立民族“精气神”的艺术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艺术需要鼓励。用“低智力”来嘲讽和贬毁当代艺术群体的言论是野蛮和毫无意义的。